

老照片：时光流影

□ 安 频

去打捞流光岁月,那里有我的生命在影像上留下了的“影子”。每一帧照片,是美好的“切片”,使我孤寂的心得到了慰藉,灵魂得到了栖息。

01

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断舍离》，主要的意思是扔掉家里不必要的物件，过极简的生活。我翻了几页，认为有些观点正确，有些观点错误。要知道，我是一个恋旧情结很严重的人，对过去用过的门票、布票、酒罐子、桌子、板凳等等都舍不得丢掉，只要家里可以放下，绝不丢掉。

譬如我家的二十多本旧影集，静静地躺在书柜里。这可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倘若丢掉了，是追悔不及的。这些影集规格不一，里面的照片，分为黑白、彩色；按照尺寸可分为一寸、四寸、五寸的；按照职业分，工农商学兵都有。最看重的照片有三张，第一张是1972年当工人修柴油机的景象，那时穿着工装、浑身油渍、年纪又小，如今看起来这张照片很珍贵。那时，很多人以去油田当工人为光荣，我也不例外。在干活的时候，偶尔还会哼几句“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旁边的师傅听了哄堂大笑。图像的像素虽有些模糊，却记录下了我的青春

02

如今闲暇的时间很多，每次想起过去的

的一面。第二张是1975年跟随父亲去汉口，当时为了看长江大桥，坐了轮渡到武昌。为了留下纪念，没有吃一顿好的午饭，用节省的钱拍了一张站在大桥前的照片。拍完后，我踮起脚瞄大桥全景，忽然帽子被风吹跑了，心里懊恼不已。离开的时候，吃了一点带来的饼干、冷水，但内心是满足的。第三张是我十几岁坐在老房子前拍的，当时嘴唇上长了一些胡须，安然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如今看起来很自然。

有些照片是与家人、部属、同学、同事、朋友合照的，有些是自己参加活动、会议的照片，有些是外出旅游时拍的。可以说，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来历，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或短或长的故事。记录了私人的生活时代，定格了当时的情感、印象、色彩。譬如在清明节怀念已作古的父母，看看他们留在照片里的影像，内心泛起感恩的波澜。老照片虽已久远，却能打开我尘封多年的记忆，使我流连忘返。看着那些青春时的点点滴滴，让我的心也变得轻松起来。

人与事的时候，我便随手翻看某本影集，在回味鉴赏照片的过程中获得一种乐趣。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我曾经走过的日子，定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亦从侧面“折射”了社会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照相馆，采用的是带架子的“大机器”，上面盖着一块布，转进去可以调高低度、远近距离，看起来很重。现在这样的“大机器”大多进了废品站，少数被收藏进了博物馆。当时照相后，亦不像现在马上可以打印出来。当时是洗照片，要等到十几天与其他人的照片一起洗。取到这样的小尺寸照片后，用纸包着，放在口袋里，生怕折坏了。至于那时的“彩色”照片，很拙劣，据说是在黑白底片洗印时硬加上的颜色。譬如我的那张军装照，在颜色上不自然，一看就像描上去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是小型的照相机。我为了给家人拍照，买了一个傻瓜照相机。那个时候的胶卷二十多元一个（每卷都是选好了角度、光线才按下快门，生怕浪费一片胶卷），拍全部的胶卷后，还要出钱拿去照相馆去洗。好在那时坚持拍照，给现在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照片。如今的手机自带照相、录像的功能，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相机

生火做饭的“小老大”早当家

□ 邓 仲

“小老大”是我的亲姐姐。她十岁时，便学会了生火做饭。由于她年纪里小，个子还没有灶台高，却早早地学会了上菜市场与“菜贩子”讨价还价买菜、“生炉子”做饭、炒菜给两个妹妹吃；不止于此，当父母上全日班，忙得不亦乐乎时，她还会自主自发协助父母督促两个妹妹写作业，并加以检查修改。当所有的亲戚，或左邻右舍的长辈们，见她相貌生得特别俊俏，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许多家务活由她一人单独完成却毫无怨言，且拥有超越同龄小女孩的能干与魄力——小年龄段，便能够为家里分担家务活。因此，这些亲朋好友者，只要见到她，都会亲切而友好地称呼她为：小老大。

还记得，在七十年代末期，我家有三种炉子：柴油炉、蜂窝煤炉、柴火灶。爸爸妈妈担心我们姐妹仁使用柴油炉，如果因为使用方法不当，会导致火灾发生。因此，柴油炉经常被装在一只木框中，放置在高高的厨柜顶上，并用一把“铜芯锁”锁住。

自从姐姐学会用“蜂窝煤”炉子与“柴火灶”炉子生火后，她看我总是围着她打转，好像很好奇的样子，便开始教我如何生炉子。

用蜂窝煤炉子生火，有两种办法，其一就是先在自家炉子的炉膛内放一个“煤灰原型”作为垫底；然后，用自家未燃烧过的“原装”蜂窝煤，找邻居家换一个正在燃烧的蜂窝煤后，直接用火钳夹住，放在炉膛内的第二层，上面再添加一个新的蜂窝煤，与炉子表面平齐之

后，将装满冷水的铝制水壶，放在炉子上，待水壶的冷水烧至沸腾时，姐姐便踮着脚，用一条干毛巾将水壶“提把”包裹起来，然后用她两只细细的胳膊发力，再用小小的双手，将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不紧不慢灌入“保温式暖水瓶”中；紧接着，她便开始帮我和妹妹炒油盐饭、煎馒头、煎糍粑，偶尔会煎几个荷包蛋，或者炒一个青菜。

那个时候的我只有8岁，而妹妹只有6岁。当我我和妹妹见我们家人仅10岁的“小老大”，像一个“家长”似的，有模有样、有条不紊地帮我俩做吃食、帮我俩洗刷碗筷的时候，我和妹妹会特别开心。恨不得用“崇拜”的眼神，以“仰视”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姐姐，然后，当我们姐妹仁的目光同时对视汇聚时，彼此之间，便如同心有灵犀一般，欢欣快乐地发出“呵呵呵呵”的憨笑声。邻居们见到我们姐妹仁如此团结友爱的模样，直接以真诚而羡慕的语气说道：“邓家的新老大多懂事呀，将两个妹妹照顾得这么好，无论是哪家的家长，当她们的父母，都是既省心又省力的事情啊！”

如果隔壁邻居家，没有现成“燃烧着”的蜂窝煤，姐姐就只有自己生炉子。每次生炉子时，只要我站在姐姐身旁，她便会对我细细讲解。

首先，要把炉子掏空，不要留残灰残渣，保持下方的炉口打开通风，不要封盖。准备好废报纸、木屑、短木棒，放在一边待用，先将废纸点燃后投入炉中。然后按顺序放入木屑

和短木棒，直到短木棒烧着，并确认燃烧良好。再将煤球或者蜂窝煤放入炉中，这个时候只需放一个蜂窝煤。在炉口扇风加速火焰的加热，快速的将蜂窝煤充分点燃后，再徐徐加入第二个、第三个蜂窝煤，直至至炉子的顶部平齐后即可。燃烧较长一段时间后，当你发现，炉子最表面的黑色煤块已经燃烧成粉色状态，且火力渐弱时，就应该更换新煤了。使用火钳夹煤，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烫伤自己。

而用“柴火灶”炉子生火，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至今，我仍然记得姐姐当时教我的步骤内容，如果要把柴火灶烧起来，还真需要一定的技巧。

首先，需要找到一点就着的易燃物，比如报纸、松脂、干稻草等。第二步就是在点燃“引火”后，再慢慢向灶内，加入碎木屑，或者比较细小的木条，然后逐渐加入适当大小的木头，把木头上下交叠叠起来，最好呈三角形，让它与空气充分接触，这时候，火苗就会越烧越旺。

当姐姐将洗好的米倒入铁锅内，再添加适量的水，盖上木制的大锅盖，我和妹妹迫不及待端来小矮板凳，坐在柴火灶附近，看看蓝红相间的火苗舔着锅底、再看看扎着长长麻花辫的姐姐，她俊俊的五官，泛着红红的光；不一会儿，撩人的米饭香、锅巴香，迎合着袅袅炊烟，即刻在庭院内飘散……当姐姐揭开锅盖，拿着瓷碗，用大大的铁锅铲，为我和妹妹盛饭时，软

糯糯的米饭、金灿灿的锅巴，散发着勾人食欲的清香。

碗中盛满锅巴饭，席上飘来菜肴香。便是当时那种喜悦而开心的场景。

小老大呀有担当，会生火来会做饭。浓眉美目辫子长，勤劳巧干本领强。

如今，我们姐妹仁虽然早已各自成家多年，每逢春节，或者是重大节日，大家伙儿都在父母家吃“大锅饭”时，都是由姐夫（大老大）、姐姐（小老大）他们夫妻二人同时负责烹饪掌管。厨艺精湛、分工明确的姐姐和姐夫，总是在短时间内，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各式美食，恰似令人垂涎三尺的“满汉全席”一般，吸引着我们一起大家子人的口腹之欲，并凝聚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美好幸福。

也许，生火做饭，对于成年人而言，仅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于一个十岁的孩童来说，却是一项不容易做到的艰巨任务。

如果说，人力终有时而穷，而童年思绪的定格能力，却有着无限延伸的可能。正如我的姐姐——小老大，以区区10岁的年龄，却积蓄着超乎“同龄孩童”的巨大能量，为父母、为她的两个妹妹，作出了属于她个人的心智奉献。

而我们姐妹仁快乐的童年，恰似雨后的彩虹一般，缤纷绚丽。姐姐曾经为我和妹妹“生火做饭”的趣事乐事，就像一颗颗明亮的小星星，在童年遐想的天空中闪烁。

地在乡间行走。随着小锣“咚咚”的响声，偶尔也有几个村妇来买些小货，父亲也就收下了几角钱或两块钱的生意。常常是饿着肚子在叫卖，也舍不得花钱买点吃的。辗转十多里路程赶回家，凑合着吃一顿晚饭。饥饿、雨雪、劳累全压在他的肩上，这些疾苦他全装在心里，从不向我们说一个“苦”字。我想，父亲不是在拿命换几个小钱么？

俗话说，人老不种田。父亲年迈体弱，不能下地干活了，就在家里帮我们做些小事。树林里的干枝、路边的小灌木、大堤上的荆棘、茅草等都成了父亲“涉猎”的对象。他有时戴一双破手套，有时光着手，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刺条、灌木”，有一铺一地摆在堤边、路旁，等待晒干，等我有了空了就去把它挑回家。那一堆一堆的刺条、茅草被父亲扎成“小把子”，堆放在墙角边、小屋里。农村人熟称为“刺把子”。这样的“刺把子”火焰旺，又好烧。父亲在秋天就办好了这些“烧柴”，一个冬春都用不完。再看看父亲的那双手，不知又增添了多少条血口子。

父亲为了我们这一家操烂了心，费尽了力。吃的是锅巴、剩饭、剩菜，穿的是粗布补丁衣裳。他去世时，棉袄子里的袋衣里只剩50元钱。谁知道他积攒了多久？又保存了多久？

2023年，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6年。每当想起他，我眼里总要闪出思念与怀念的泪！父亲为我们的付出足以在平原上隆起那连绵的山脉！他给儿女的爱是无声无息流淌在儿女心田的长河！他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面前：一个正直、伟岸、坚毅、善良的老人！

他的儿媳说：“父亲的好意用船装也装不完！我要到他的坟头大哭一场！”

永远也难以忘怀的——我的驼背父亲！

03

有关我的照片存在U盘里的有一万多张，实在是近十年拍的。有的人就把照片存在QQ相册里或者手机相册里。或许是考虑到电子相片储存更方便，也就没有选择一些打印出来。

有人说影集落伍了，要淘汰了。他们的理由是影集存量小，存在电脑文件夹里，有多少便可以放多少，还查看方便。我不这样认为，它曾留下了我的美好回忆，加上触摸的快意，是无论如何还有存在的价值的。偶尔与两个孙子在一起坐，看着他们翻看我的老影集，忽而一个孙子指着一张照片要求我讲讲其中的故事，我娓娓道来，他听得津津有味。我还让他们看曾祖父、曾祖母的照片，培养他们的家庭情怀、感恩之心。他们从未见过，却一定要知道。家族的传承力应该在这样潜移默化过程中得到提高。这种纸质相片带给我的乐趣是电子照片不可替代的。

照片记录永恒的美好，那份纯真、那份笑脸，沉淀着岁月，守护着情感。

在异国他乡求学工作，今年已经是第九个年头。而自2019年元月离开家乡之后，因疫情便没有机会回到家里。数着离开的时间，竟已有四年之久。我很想念家乡，想念国内的亲朋好友，想念父母，更是非常想念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

我称呼外公外婆为爷爷奶奶，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在乡下，离的远，平时接触并不多，也因为和外公外婆生活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初中毕业，中午和下午放学我都会先到监利师范爷爷奶奶的家里，和他们（爸妈很多时候也会在）一起吃饭，中午会在爷爷奶奶家作短暂的午休然后去学校，晚上饭后会跟爷爷奶奶一起聊会天，看会电视，大概在晚上七点半、八点的时候向爷爷奶奶告别，回到自己的家里。寒暑假很多的时间也都在爷爷奶奶家。可以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的。而我

我最熟悉的情景便是下午放学回到爷爷奶奶家的场景。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很大声地给爷爷奶奶打招呼：“爷爷奶奶，我回来啦！”这时候奶奶肯定是在厨房里面，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爷爷一般会出现在这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书房，第二个地方是在阳台，第三个地方是在师范学校的操场。爷爷在书房的时候，书房里就会传来他老人家洪亮爽朗的声音：“龙潜回来啦，好！好！”过一会儿，爷爷会打开书房门，面带微笑，有时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哼点小曲，然后转头去收拾书桌。有时候奶奶饭菜已经备好，看到爷爷还没从书房出来，会有点生气地喊爷爷出来吃饭，这时候爷爷会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书房，走出来冲我耸耸肩做个鬼脸，然后故作一副雷厉风行的姿势走进厨房，一边拿碗筷来餐桌，一边带着讨好的语气安抚奶奶：“来了来了，奶奶今天做的好香咯！”在雨天或者风大的时候，爷爷会在阳台做一套广播体操或者打太极拳锻炼身体。如果天气好，爷爷最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去学校的操场上做操散步。家里忙忙外的奶奶看到我刚放学回家，通常会跟我抱怨爷爷两句：“你爷爷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就跑出去锻炼，快去操场叫他回来吃饭。”这个时候我会跑下楼去，有时候在半路上会见到爷爷，爷爷看到我笑咪咪地向我招手；有时候去到操场，远远能看到爷爷精神焕发地在快步锻炼，偶尔会有邻居、老同事或者晚辈和他一起走路，通常都能看到爷爷与别人愉快地进行着交谈。晚上和爷爷奶奶在餐桌上一起吃晚饭，也都是特别愉快的听爷爷讲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些美好温暖的场景，此刻在我脑海里生动画真地浮现出来，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印象中的爷爷，他总是愉快积极，充满能量。从我记事起，爷爷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作息，写作学习和身体锻炼不间断。我在成年之后，当自己慢慢体会到持之以恒地健康生活需要多么强大的精神力后，更是对爷爷的尊敬和钦佩增添了好多。他让我想起那些漫画或者小说里面以身作则、宽厚包容的长者，关爱和激励着年轻人。他老人家用自己的言行和精神在大家庭里树立着榜样，提醒着晚辈，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要忘记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不要忽视好习惯的重要性。他是我的偶像，是最敬佩的长辈。

爷爷对我的爱，既是温暖又是严厉的。我怀念当奶奶不在家时并不擅长下厨的爷爷倾力为我做出的“北京烫饭”，也时常想起午休时候我躲在被窝里偷看书，被爷爷发现时拧我的耳朵；会怀念在小时候爷爷为了哄我吃饭自己作曲作词的喂饭歌，也时常想起爷爷看到我去买廉价零食时提醒我少吃点垃圾食品的唠叨。在我刚上小学时，爷爷总是在我回家的路口接我，若有时回来迟了些，爷爷急得四处寻找，曾经闹出的笑话和插曲，我真是没齿难忘。当我初中毕业，先后被监利中学和华中师大一附中录取，爷爷看透了我的心思，既耐心又严正地对我说：“无论到哪里读书，主要靠自己，基础教育阶段最好不要奢求远迁。”我凭着理智上了监利中学，有幸和那么多优秀同学一起学习，特别是老师，可谓“立德树人”。高中三年虽然压力很大，由于父母及时疏导，周到服务，加上有爷爷的鼓励，为我后来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一再证明，爷爷的教育观是合乎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的。同时，还让我领略到爷爷不慕虚名、讲究实效的品质与作风。

那些年在爷爷奶奶家，如果说奶奶可口营养的饭菜养育了我的血与肉，那爷爷的教导铸成了我的品行和灵魂。我在学业上得益于导师的指教，在人生道路上得益于爷爷的引导。爷爷是我人生的导师，我为我们和睦团结的大家庭有这样一位爷爷感到骄傲，为家里有正直勤劳、善良贤淑、开明严谨的这样两位长辈感到幸福和感恩。奶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从未觉得和她永远的分别了，我相信在梦里、在心里能再见到她老人家！

再过几天便是爷爷九十寿诞，最后祝爷爷九十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常常回味您对我的那些嘱咐，希望能尽快来到您身边陪伴您。

沁园春·故园

□ 李学锋

春寒料峭，万物复苏，寸草悠悠。
看故园内外，绿意葱茏；门前碧水，鸭儿戏游。
鸟鸣树梢，老辈犁牛，各得其所乐自由。
抬眼处，望夕阳西下，家人可愁。
归来拜访昔友，谈少许满眸尽是可。
思韶华勿负，奋发进取；上下求索，归来固守。
清明喜雨，寒意来袭，唯有酌酒慰心忧。
待晴日，看春光无限，定暖心头。

监利赞

□ 罗勋斌

监利赞

水似醇醪田似仓，兼收鱼米古名扬。
从来只贡朝堂去，不意乘船过远洋。

赞监利移民新村

千秋俗尚古风存，老少移居又一村。
党政扶贫谋福祉，康庄大道向前奔。

赞监利容城新貌

棚改容城日月新，江渔归雁忆还真。
开窗每有云穿过，歌舞拟邀天上人。